

使徒時代教會做了些什麼？

聖經中關於集會的教導

耶穌回答說：“西門，約拿的兒子，你是有福的！這不是人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你是彼得，我可以保證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。”

（馬太福音 16:17-19）又說：「於是，有人喊著這個，有人喊著那個，因為會眾[ekklesia]混亂了，大多數人不知道他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什麼。」（使徒行傳 19:32）

在實際應用中，它通常指被地方官召來從事某種公共服務的人。[使徒行傳 19:32 就是這樣用的。](#) 39 和 41：

因此，有人喊這個，有人喊那個，因為會眾一片混亂，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他們聚集在一起的原因……但如果你還有其他疑問，就應在合法的集會上予以裁決。

……說完這些話，他就解散了會眾。（重點為我們所加。）

每次，“ekklesia”都被翻譯為“集會”，用來指一群興奮而又不知所措的人。然而，新約的作者們顯然一致認為，這個字最能貼切地描述蒙神呼召的基督徒群體。為了服事祂。既然「集會」一詞更貼切，為何最後被翻譯成「教會」呢？

這項變化顯然源自於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希臘文 kuriakos（Strong's #2960）。Kurios 是希臘文中「主」的意思，很容易辨認出它是 kuriakos 的字根，kuriakos 的意思是「屬於主的」。有趣的是，根據 Joseph T. Shipley 在其著作《英語詞源》（第 183-184 頁）中的說法，kurios 和 kuriakos 的詞根…

字面意思是“彎曲或弧形”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kuriakos 被蘇格蘭人吸收，演變為 kirk。希普利指出，kirk 和 kuriakos 源自於同一個字根。在蘇格蘭語中，kirk 指的是場所或地點，例如屬於上帝的建築。

成為信徒們敬畏地俯身向神禱告、懇求祂的地方；或俯身仰望讚美神的地方；或神俯身施予憐憫的地方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英語中“kirk”的發音逐漸演變為“church”。因此，「church」一詞最初指建築物，即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後來逐漸擴展，不僅指場所本身，還包括在那裡敬拜的人以及敬拜儀式。《現代英語讀者文摘大百科辭典》

這一點在其對「教會」的定義中有所體現：「1. 基督教禮拜場所。2. 定期舉行的宗教儀式。3. 當地的基督徒團體。」我們在日常口語和寫作中經常使用這三個詞，具體含義取決於上下文。

然而，在聖經中，「教會」一詞從來都不是指建築物，也不是指在建築物內舉行的敬拜儀式。它總是指的是蒙召歸向主、敬拜主、並與志同道合的人團契的群體、團體或會眾。（約翰·W·裡滕博，[《聖經》](#)）工具（摘自《先行者評論》）

使徒行傳 19:32-40 他們知道自己被召集來，卻不明白召集的原因。

「市秘書安撫了眾人之後，說：『你們若還有什麼事要問，應當在合法的會眾（ekklesia）中裁決。』」（35-39節）。他提醒眾人，可以召開合法的會眾。「因為我們今天鬧事，恐怕要被人質問，因為我們無法解釋這混亂的集會。」（40節）。至此，會眾（ekklesia）還是一群混亂的暴民，他們因使徒保羅而憤怒。「說了這些話，就解散了會眾（ekklesia）。」

這些經文清楚地表明，「ekklesia」一詞本身需要定性修飾語。它可以指屬世的聚會，也可以指屬靈的聚會。其用法必須根據上下文來界定。

因此，Ekklesia比英語單字「church」（教會）更具靈活性，超越了其狹隘的界限。正如我們將看到的，Ekklesia不受種族、語言、城市、州或國家邊界、公司法、空間或時間的限制。[上帝](#)或許正是這一舉動啟發了作者們，使他們僅僅用它來象徵祂呼召的超越性。追溯其起源並考察其發展至今，便能清楚地證明這一點。（約翰·W·裡滕博，〈聖經工具〉）

西元33年至100年早期基督教社群的形式、功能與信仰

使徒時代的教會 從公元33年五旬節聖靈降臨開始，到公元100年左右使徒約翰去世，展現了基督徒生活和教義應有的最清晰、最權威的圖景。這段時期，聖經對此有詳細記載，使徒們在聖靈的直接啟示下引導教會（[約翰福音14:26 ;16:13](#)）。（僅限使徒）提供了一種模式，這種模式並非植根於制度傳統或哲學抽象，而是植根於對耶穌基督教會的實際服從。這時期的教會免受後使徒時代的腐敗影響，堅守著由受聖靈感動的人所傳授的教導，這些教導體現在他們的行動、書信和訓誡中，並保存在新約聖經中。

早期教會既不是一個沒有形式的神祕團體，也不是一個擁有教會階級的製度化組織。

相反，這是一個信徒團契，他們被召離開塵世，歸向耶穌，以地方教會為依歸，遵循聖經的簡樸原則。這些基督徒定期聚會敬拜、接受教導、彼此造就、擘餅，同時忍受迫害和社會的敵意。然而，衡量他們屬靈健康的標準並非情緒的爆發或個人經驗的宣告，而是對使徒教義的忠誠以及他們與周圍異教世界的道德區別。

從耶路撒冷五旬節到羅馬帝國各地建立的教會，教會的特徵始終體現在五個方面：簡樸的敬拜、彼此問責、在聖經監督下共同領導、持續不斷的福音傳播以及對聖經真理的委身。這些特徵並非理想化的願景，而是日常生活中真實、具體的實踐。它們之所以能夠持續，是因為信徒們全心全意地委身於聖經，並遵循使徒們所樹立的榜樣，而使徒們正是直接受耶穌教導的。

敬拜與聚會：虔誠、簡樸、以教導為基礎

在使徒時代，信徒的定期聚會是教會生活的核心。這些聚會通常在信徒家中舉行（[羅 16:5 ; 腓利蒙 2](#)）信仰並非由繁複的儀式或感官體驗構成，而是由參與教導、禱告、歌唱和被稱為「主的晚餐」的紀念餐構成。（徒 [2:42](#)）這段話清楚地描述了：“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，彼此交接，擘餅，祈禱。”

這種現象並非偶發，而是每週都會發生。正如使徒行傳20:7所記載的。經文揭示：“七日的第一日，我們聚集在一起擘餅。”「七日的第一日」反映了每週日紀念耶穌復活的固定敬拜節奏。這些聚會以敬畏和秩序進行（[哥林多前書14:26](#)）。40），而不是混亂或騷動。歌唱是帶著理解進行的，而不是情緒化的（[歌羅西書 3:16](#)）。教導是核心，其目標是靈性成熟和辨別力（[弗 4:11-16](#)）。

教會集會並非以旁觀者為中心。每位成員都應為教會的造就做出貢獻，但這受到使徒訓導的約束。教會沒有神職人員階層，更沒有單獨的祭司階層。

相反，每個教會都由多位長老（presbuteroi）領導，這些長老也被稱為監督（episkopoi），他們必須是品行端正、教學能力強的人（[提摩太前書 3:1-7](#)）[提多書 1:5-9](#)。這些人負責在當地牧養羊群，並向主負責監督他們的工作（[希伯來書 13:17 ; 使徒行傳 20:28](#)），不屬於任何教派結構。

洗禮與聖餐：團契的標誌

使徒教會奉基督的命令施行了兩個聖事：洗禮和聖餐。洗禮並非象徵性的或可有可無的；它標誌著加入基督的身體。耶穌曾經命令過洗禮（[太 28:19](#)）。使徒們一致地在信徒悔改信主後施行聖餐。彼得在[使徒行傳2:38](#)說：「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們的罪得赦，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。」

所使用的希臘文 βαπτίζω (baptizō) 意為浸入或淹沒。這是公元一世紀普遍的做法，嬰兒除外，因為只有那些相信並悔改的人才有資格受洗。洗禮既是良心清白的保證（[彼得前書 3:21](#)），也是良心清白的保證。並公開認同基督的死亡、埋葬和復活（[羅馬書 6:3-4](#)）。它從未被推遲或與轉換脫節。

聖餐（[哥林多前書 11:23-26](#)）耶穌在死前夜設立的這項儀式也至關重要。它被稱為「擘餅」（[使徒行傳 2:42](#)）。這是每週一次的紀念活動，氣氛莊嚴肅穆，充滿反思（[哥林多前書 11:28-29](#)）。當時並沒有聖餐變體論或神秘變化的概念，只有對聖餐的紀念。餅象徵耶穌的身體，杯象徵用祂的血所立的新約。領受聖餐需要自我省察、悔改，以及信徒之間的合一。

教義與聖經：教會統一的根基

早期教會沒有會議、信條或教義問答。它有使徒們的活生生的聲音和聖靈感動的經文，這些經文被傳閱並被各教會接受（[歌羅西書 4:16](#)；[帖撒羅尼迦前書 5:27](#)）。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，神的話語都是一切事物的最高權威。教導不是敬拜的補充，而是敬拜的核心。

從一開始，使徒們就將純正的教義（διδάχνη, didachē）放在第一位。保羅指示提摩太「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；用百般的忍耐和教訓，責備人，警戒人，勸勉人」（[提摩太後書 4:2](#)）。錯誤的教導是一個持續的威脅，使徒們不斷地與錯誤教導作鬥爭，以保護信徒免受欺騙（[使徒行傳 20:29-31](#)）。（[加拉太書 1:6-9](#)）。

聖經不再被視為靈感來源，而是被視為上帝的氣息（[提摩太後書 3:16](#)）。希臘文：θεοπνευστος (theopneustos) 到公元一世紀末，福音書、使徒行傳、保羅書信和其他受聖靈感動的著作已經流傳開來，在教會中被閱讀，並被視為與舊約同等的聖經（[彼得後書 3:15-16](#)）。這套教義一旦傳授出去（[猶大書 3](#)），在約翰寫《啟示錄》時已經完成。之後沒有再增加新的啟示。使徒教會的神學依據是聖經，而不是臆測。

屬靈恩賜：為建立教會而設的、有目的的、暫時的

在使徒時代，神蹟奇事的恩賜已經出現，包括說方言（γλῶσσαι, glōssai）、預言、醫治和辨別諸靈的能力（[哥林多前書 12:4-11](#)）。然而，這些並非屬靈成熟的標誌，也不是永久的。它們的目的是在正典（Bible）完成之前，印證聖經（[希伯來書 2:3-4](#)；[馬可福音 16:20](#)）。保羅自己也教導說，預言和說方言的能力終將停止（[哥林多前書 13:8](#)）。到公元一世紀末，再也沒有奇蹟般的跡像出現。

這些恩賜是聖靈所賜的，為的是建立教會，而不是為了自我宣傳或情感體驗（[哥林多前書 14:12](#)）。保羅命令規範說方言的使用，限制說方言的人只有兩三個，並且要有人翻譯，還禁止婦女在聚會中說話（[哥林多前書 14:27-35](#)）。使徒們按手在信徒身上，傳遞某些恩賜（[使徒行傳 8:18](#)；[19:6](#)）。這意味著此類饋贈無法在他們去世後繼續傳承。

今天，聖靈不再透過直接的恩賜來運行，而是透過已完成的聖言來運行（弗 6:17；希伯來書 4:12），透過對聖經的認識和應用來引導和聖化信徒。

福音傳播、道德與基督再來的盼望

使徒時代的教會滿懷著對基督再來的迫切盼望（提多書 2:13）。但這並沒有導致消極被動。

相反，它激勵人們大膽傳福音、恪守聖潔的品行、堅持不懈。信徒不再是宗教儀式的消費者，而是積極參與傳播福音，並在迫害、貧窮和排斥中彼此扶持。

他們的生活方式在道德上與希臘羅馬世界截然不同。保羅一再勸誡基督徒要逃避淫亂、貪婪、偶像崇拜和虛假的言語（弗 4-5；帖撒羅尼迦前書 4:3-7）。聖潔是標準，而非完美，而是持續的悔改和改變。基督徒婦女穿著端莊（提摩太前書 2:9-10）。基督徒男子帶領他們的家庭順服基督。

他們的傳福音並不依賴專業的牧師或有組織的活動。每個基督徒都是見證人（使徒行傳 8:4）。他們的勇氣源自於對復活的認識，而非社會的認可。早期教會的成長並非依靠妥協，而是依靠直面謬誤，忠實地宣揚耶穌是唯一的救贖之道（使徒行傳 4:12）。

面對敵意毫不妥協：在反對中保持堅韌

使徒教會自創立之初就生活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。猶太公會強烈反對這運動（使徒行傳 4:1-3；5:17-18）。他們將使徒們囚禁並鞭打。司提反成為第一位殉道者（徒 7:54-60）。大數城的掃羅在歸信基督之前，曾大肆迫害猶太人（使徒行傳 8:1-3；9:1-19）。然而，這些攻擊並沒有壓制教會，反而使教會的身份更加明確。信徒接受迫害是他們使命的一部分，應驗了耶穌在約翰福音 15:20 中的話語：“他們若迫害了我，也要迫害你們。”

這種苦難並沒有被解釋為神的懲罰或神的考驗，而是被解釋為與基督認同的標誌（彼得前書 4:12-16）。耶和華不會用惡事試探人，也不會用惡事考驗人（雅各書 1:13）。但祂藉著祂的話語堅固信徒（羅馬書 15:4）。早期基督徒的回應不是反叛或退縮，而是歡欣鼓舞和忍耐。當使徒們因傳道而受鞭打時，他們「繼續前進……心中歡喜，因被算為配為他的名受辱」（使徒行傳 5:41）。

這種堅定不移的信仰之所以成為可能，是因為他們的希望不在於政治上的解脫或暫時的安逸，而在於耶穌基督的再來。早期基督徒堅信耶穌會親自再來作王（帖撒羅尼迦前書 1:9-10）。

10：啟示錄 22:20）。這種末世的盼望支撐他們度過了種種考驗，其根基在於耶和華的應許：「他已經定了日子，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」（使徒行傳 17:31）。這未來事件將為義人伸張正義，為惡人帶來永恆的審判。

他們的堅韌不拔成為了一種見證。異教徒們驚嘆於他們的團結、勇氣和道德純潔。

然而，他們始終與羅馬世界格格不入——拒絕崇拜皇帝，不參與異教節日，摒棄不道德的社會習俗。這種分離並非文化上的孤立，而是精神上的忠誠。正如保羅所寫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改變」（羅馬書 12:2）。使徒時代的教會，從各方面來說，都是一個獨特的團體。

使徒時代的終結與信仰的完成

到公元一世紀末，教會的所有奠基工作都已完成。信仰已經一次性地交給了世人（猶大書）。3）福音傳遍了已知世界（西 1:23），新約聖經在各教會中流傳。由於使徒的角色尚未確立，因此沒有任命使徒的繼承人。

使徒要求親眼目睹的人作證證明基督復活（[使徒行傳 1:21-22](#)；[哥林多前書 9:1](#)）。當最後一位使徒約翰在第一世紀末去世時，直接啟示的時代就結束了。

但這並不意味著教會失去了指引。完整、聖靈默示並保存下來的聖經，成為了教導、糾正和訓練信徒行義的最終權威（[提摩太後書 3:16-17](#)）。它原本就不是為了由人為的議會或新的啟示來補充的。相反，每個地方教會都應該堅持使徒的教義，任命符合聖經資格的長老，並在信、愛和盼望中堅持下去，直到基督再來。

二世紀及以後的發展未必是使徒時代的延續。許多教會開始走向等級森嚴的結構、思辨神學以及借鏡猶太教和異教的繁文縟節。但這些發展並非使徒傳統的組成部分，而是對傳統的背離。教會最純粹、最忠實的形式，正是使徒時代的教會：地方性的、自治的、以聖經為根基的、具有鮮明道德特色的、傳福音的、充滿盼望的。

結論：適用於所有時代，而不僅僅是第一個世紀的典範。

使徒時代的教會生活不僅是歷史的奇觀，更是神聖的藍圖。他們的信仰、敬拜方式和組織形式並非出於文化實用主義，而是源自於神的啟示。他們生活的各個層面都以神的話語為準則。他們並非完美無缺，但他們忠心耿耿。他們的信仰並非建立在情感或傳統之上，而是建立在耶穌基督永恆不變的真理以及為祂作見證的聖經之上。

他們的模式至今仍是教會的典範。現代信徒的需要與他們並無二致：教導、團契、管教、鼓勵與盼望。今天的教會必須拒絕創新或現代化上帝已設計的模式誘惑。正如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的：「我們傳講釘十字架的基督……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智慧」（[哥林多前書 1:23-24](#)）。這福音原原本本，沒有絲毫改變，仍然是拯救一切相信之人的大能（[羅馬書 1:16](#)）。

願每個教會都努力恢復並活出使徒教會的簡樸、純潔和虔誠。不是出於懷舊，而是出於對聖言的順服。讓我們堅守那一次所交付的教導，效法他們，在世上如同客旅和寄居者（[彼得前書 2:11](#)）。等待那位將我們從黑暗中呼召出來，帶入祂奇妙光明中的主的再來。

西元33年至100年早期基督教社群的形式、功能與信仰

使徒時代的教會 從公元33年五旬節聖靈降臨開始，到公元100年左右使徒約翰去世，展現了基督徒生活和教義應有的最清晰、最權威的圖景。這段時期，聖經對此有詳細記載，使徒們在聖靈的直接啟示下引導教會（[約翰福音14:26](#)；[16:13](#)）。（僅限使徒）提供了一種模式，這種模式並非植根於制度傳統或哲學抽象，而是植根於對耶穌基督教會的實際服從。這時期的教會免受後使徒時代的腐敗影響，堅守著由受聖靈感動的人所傳授的教導，這些教導體現在他們的行動、書信和訓誡中，並保存在新約聖經中。

早期教會既不是一個沒有形式的神祕團體，也不是一個擁有教會階級的製度化組織。

相反，這是一個信徒團契，他們被召離開塵世，歸向耶穌，以地方教會為依歸，遵循聖經的簡樸原則。這些基督徒定期聚會敬拜、接受教導、彼此造就、擘餅，同時忍受迫害和社會的敵意。然而，衡量他們屬靈健康的標準並非情緒的爆發或個人經驗的宣告，而是對使徒教義的忠誠以及他們與周圍異教世界的道德區別。

從耶路撒冷五旬節到羅馬帝國各地建立的教會，教會的特徵始終體現在五個方面：簡樸的敬拜、彼此問責、在聖經監督下共同領導、持續不斷的福音傳播以及對聖經真理的委身。這些特徵並非理想化的空想。

這些願望——它們是真實存在的，是日常生活中具體的實踐。而它們之所以能夠持續下去，只是因為信徒們完全忠於聖經，並遵循使徒們所樹立的榜樣，而使徒們正是耶穌的直接教導對象。

敬拜與聚會：虔誠、簡樸、以教導為基礎

在使徒時代，信徒的定期聚會是教會生活的核心。這些聚會通常在信徒家中舉行（[羅 16:5](#)；[菲利蒙 2](#)）信仰並非由繁複的儀式或感官體驗構成，而是由參與教導、禱告、歌唱和被稱為「主的晚餐」的紀念餐構成。（[徒 2:42](#)）這段話清楚地描述了：“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，彼此交接，擘餅，祈禱。”

這種現象並非偶發，而是每週都會發生。正如[使徒行傳 20:7](#)所記載的。經文揭示：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們聚集在一起擘餅。」「七日的第一日」反映了每週紀念耶穌復活的固定敬拜節奏。這些聚會以敬畏和秩序進行（[哥林多前書 14:26](#)）。40），而不是混亂或騷動。歌唱是帶著理解進行的，而不是情緒化的（[歌羅西書 3:16](#)）。教導是核心，其目標是靈性成熟和辨別力（[弗 4:11-16](#)）。

教會集會並非以旁觀者為中心。每位成員都應為教會的造就做出貢獻，但這受到使徒訓導的約束。教會沒有神職人員階層，更沒有單獨的祭司階層。

相反，每個教會都由多位長老（presbuteroi）領導，這些長老也被稱為監督（episkopoi），他們必須是品行端正、教學能力強的人（[提摩太前書 3:1-7](#)）。（[提多書 1:5-9](#)）。這些人負責在當地牧養羊群，並向主負責監督他們的工作（[希伯來書 13:17](#)；[使徒行傳 20:28](#)），不屬於任何教派

結構。

洗禮與聖餐：團契的標誌

使徒教會奉基督的命令施行了兩個聖事：洗禮和聖餐。洗禮並非象徵性的或可有可無的；它標誌著加入基督的身體。耶穌曾經命令過洗禮（[太 28:19](#)）。使徒們一致地在信徒悔改信主後施行聖餐。彼得在[使徒行傳 2:38](#)說。果斷地說：“你們各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們的罪得赦，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。”

所使用的希臘文 βαπτίζω (baptizō) 意為浸入或淹沒。這是公元一世紀普遍的做法，嬰兒除外，因為只有那些相信並悔改的人才有資格受洗。洗禮既是良心清白的保證（[彼得前書 3:21](#)），也是良心清白的保證。並公開認同基督的死亡、埋葬和復活（[羅馬書 6:3-4](#)）。它從未被推遲或與轉換脫節。

聖餐（[哥林多前書 11:23-26](#)）耶穌在死前夜設立的這項儀式也至關重要。它被稱為「擘餅」（[使徒行傳 2:42](#)）。這是每週一次的紀念活動，氣氛莊嚴肅穆，充滿反思（[哥林多前書 11:28-29](#)）。當時並沒有聖餐變體論或神秘變化的概念，只有對聖餐的紀念。餅象徵耶穌的身體，杯象徵用祂的血所立的新約。領受聖餐需要自我省察、悔改，以及信徒之間的合一。

教義與聖經：教會統一的根基

早期教會沒有會議、信條或教義問答。它有使徒們的活生生的聲音和聖靈感動的經文，這些經文被傳閱並被各教會接受（[歌羅西書 4:16](#)；[帖撒羅尼迦前書 5:27](#)）。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，神的話語都是一切事物的最高權威。教導不是敬拜的補充，而是敬拜的核心。

從一開始，使徒們就將純正的教義（διδάχνη，didachē）放在第一位。保羅指示提摩太「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；用百般的忍耐和教訓，責備人，警戒人，勸勉人」（[提摩太后書 2:18](#)）。

4:2) 錯誤的教導是一個持續的威脅，使徒們不斷地與錯誤教導作鬥爭，以保護信徒免受欺騙（使徒行傳 20:29-31）加拉太書 1:6-9）。

聖經不再被視為靈感的來源，而是被視為上帝的氣息（提摩太後書 3:16）希臘文：θεοπνευστο (theopneustos) 到公元一世紀末，福音書、使徒行傳、保羅書信和其他受聖靈感動的著作已經流傳開來，在教會中被閱讀，並被視為與舊約同等的聖經（彼得後書 3:15-16）這套教義一旦傳授出去（猶大書 3）在約翰寫《啟示錄》時已經完成。之後沒有再增加新的啟示。使徒教會的神學依據是聖經，而不是臆測。

屬靈恩賜：為建立教會而設的、有目的的、暫時的

在使徒時代，神蹟奇事的恩賜已經出現，包括說方言（γλῶσσαι glōssai）、預言、醫治和辨別諸靈的能力（哥林多前書 12:4-11）然而，這些並非屬靈成熟的標誌，也不是永久的。它們的目的是在正典完成之前證實聖經（希伯來書 2:3-4；馬可福音 16:20）保羅自己也教導說，預言和說方言的能力終將停止（哥林多前書 13:8）到公元一世紀末，再也沒有奇蹟般的跡像出現。

這些恩賜是聖靈所賜的，為的是建立教會，而不是為了自我宣傳或情感體驗（哥林多前書 14:12）保羅命令人們遵守方言的使用秩序，限制說方言的人只有兩三個，並且要有人翻譯，還禁止婦女在聚會中說話（哥林多前書 14:27-35）使徒們按手在信徒身上，傳遞某些恩賜（使徒行傳 8:18；19:6）這意味著此類饋贈無法在他們去世後繼續傳承。

今天，聖靈不再透過直接的恩賜來運行，而是透過已完成的聖言來運行（弗 6:17；希伯來書 4:12），透過對聖經的認識和應用來引導和聖化信徒。

IBK對哥林多前書14:26-36的分析

那麼，弟兄們，結果會如何呢？你們聚集的時候，每個人都...

[希臘文hekastos – 男人或女人] 有詩篇，有教導 [希臘文didache – 教導]，有啟示，有方言，有翻譯。凡事都當造就人。27 若有人 [希臘文tis – 某人，男人或女人] 說方言，最多只能兩三個人，並且要輪流說，其中必須有一人翻譯；28 若沒有翻譯的，他就要在會中閉口不言，只對自己和神說話。29 讓兩三個先知講道，其餘的可以判斷。30 若有啟示傳給坐在席上的 [希臘文allos – 其他人]，那先說的就當閉口不言。31 因為你們都可以 [希臘文pas – 每個人，男人或女人] 一個一個地作先知講道，叫眾人學習，叫眾人得勸勉；32 先知的靈是順服先知的；33 因為神不是混亂的神，乃是和平的神，正如在眾聖徒的教會中一樣。34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，因為她們不准說話，要順服，正如律法所說的。35 她們若要學習什麼，可以在家裡問自己的丈夫，因為婦女在會中說話是不合宜的。36 神的道是從你們傳出來的嗎？還是只傳給你們了？（NASU）

福音傳播、道德與基督再來的盼望

使徒時代的教會滿懷著對基督再來的迫切盼望（提多書 2:13）但這並沒有導致消極被動。

相反，它激勵人們大膽傳福音、恪守聖潔的品行、堅持不懈。信徒不再是宗教儀式的消費者，而是積極參與傳播福音，並在迫害、貧窮和排斥中彼此扶持。

他們的生活方式在道德上與希臘羅馬世界截然不同。保羅一再勸誡基督徒要逃避淫亂、貪婪、偶像崇拜和虛假的言語（弗 4:5；帖撒羅尼迦前書 4:3-7）。聖潔是標準，而非完美，而是持續的悔改和改變。基督徒婦女穿著端莊（提摩太前書 2:9-10）。基督徒男子帶領他們的家庭順服基督。

他們的傳福音並不依賴專業的牧師或有組織的活動。每個基督徒都是見證人（使徒行傳 8:4）。他們的勇氣源自於對復活的認識，而非社會的認可。早期教會的成長並非依靠妥協，而是依靠直面謬誤，忠實地宣揚耶穌是唯一的救贖之道（使徒行傳 4:12）。

面對敵意毫不妥協：在反對中保持堅韌

使徒教會自創立之初就生活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。猶太公會強烈反對這運動（使徒行傳 4:1-3；5:17-18）。他們將使徒們囚禁並鞭打。司提反成為第一位殉道者（徒 7:54-60）。大數城的掃羅在歸信基督之前，曾大肆迫害猶太人（使徒行傳 8:1-3；9:1-19）。然而，這些攻擊並沒有壓制教會，反而使教會的身份更加明確。信徒接受迫害是他們使命的一部分，應驗了耶穌在約翰福音 15:20 中的話語：“他們若迫害了我，也要迫害你們。”

這種苦難並沒有被解釋為神的懲罰或神的考驗，而是被解釋為與基督認同的標誌（彼得前書 4:12-16）。耶和華不會用惡事試探人，也不會用惡事考驗人（雅各書 1:13）。但祂藉著祂的話語堅固信徒（羅馬書 15:4）。早期基督徒的回應不是反叛或退縮，而是歡欣鼓舞和忍耐。當使徒們因傳道而受鞭打時，他們「繼續前進……心中歡喜，因被算為配為他的名受辱」（使徒行傳 5:41）。

這種堅定不移的信仰之所以成為可能，是因為他們的希望不在於政治上的解脫或暫時的安逸，而在於耶穌基督的再來。早期基督徒堅信耶穌會親自再來作王（帖撒羅尼迦前書 1:9-10）。

10：啟示錄 22:20）。這種末世的盼望支撐他們度過了種種考驗，其根基在於耶和華的應許：「他已經定了日子，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」（使徒行傳 17:31）。這未來事件將為義人伸張正義，為惡人帶來永恆的審判。

他們的堅韌不拔成為了一種見證。異教徒們驚嘆於他們的團結、勇氣和道德純潔。

然而，他們始終與羅馬世界格格不入——拒絕崇拜皇帝，不參與異教節日，摒棄不道德的社會習俗。這種分離並非文化上的孤立，而是精神上的忠誠。正如保羅所寫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改變」（羅馬書 12:2）。使徒時代的教會，從各方面來說，都是一個獨特的團體。

使徒時代的終結與信仰的完成

到公元一世紀末，教會的所有奠基工作都已完成。信仰已經一次性地交給了世人（猶太書）。3），福音傳遍了已知世界（西 1:23），新約聖經在各教會中流傳。沒有任命使徒的繼任者，因為使徒的角色要求親眼見證復活的基督（使徒行傳 1:21-22；哥林多前書 9:1）。當最後一位使徒約翰在第一世紀末去世時，直接啟示的時代就結束了。

但這並不意味著教會失去了指引。完整、聖靈默示並保存下來的聖經，成為了教導、糾正和訓練信徒行義的最終權威（提摩太後書 3:16-17）。它原本就不是為了由人為的議會或新的啟示來補充的。相反，每個地方教會都應該堅持使徒的教義，任命符合聖經資格的長老，並在信、愛和盼望中堅持下去，直到基督再來。

二世紀及以後的發展未必是使徒模式的延續。許多教會開始走向等級森嚴的結構、思辨神學以及借鑒自猶太教和異教的繁文縟節。但這些發展並非使徒傳統的一部分，而是對傳統的背離。

教會最純粹、最忠實的形式就是使徒時代的教會：地方性的、自治的、充滿聖經教義的、道德上獨特的、傳福音的、充滿希望的。

結論：適用於所有時代，而不僅僅是第一個世紀的典範。

使徒時代的教會生活不僅是歷史的奇觀，更是神聖的藍圖。他們的信仰、敬拜方式和組織形式並非出於文化實用主義，而是源自於神的啟示。他們生活的各個層面都以神的話語為準則。他們並非完美無缺，但他們忠心耿耿。他們的信仰並非建立在情感或傳統之上，而是建立在耶穌基督永恆不變的真理以及為祂作見證的聖經之上。

他們的模式至今仍是教會的典範。現代信徒的需要與他們並無二致：教導、團契、管教、鼓勵與盼望。今天的教會必須拒絕創新或現代化上帝已設計的模式誘惑。正如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的：「我們傳講釘十字架的基督……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智慧」（[哥林多前書 1:23-24](#)）。這福音原原本本，沒有絲毫改變，仍然是拯救一切相信之人的大能（[羅馬書 1:16](#)）。



願每個教會都努力恢復並活出使徒教會的簡樸、純潔和虔誠，不是出於懷舊，而是出於對聖言的順服。讓我們堅守那一次所交付的教導，效法他們，在世上如同客旅和寄居者（[彼得前書 2:11](#)）。等候那位將我們從黑暗中呼召出來，帶入祂奇妙光明中的主再來。（基督教出版社網站）

